

布衣天子

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刘邦
白手起家，从平民到皇帝

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的刘邦。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。

邹弘文
◎ 编著



刘邦

线装书局

布衣天子

I247.53
795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刘邦
白手起家，从平民到皇帝

014013517



邹弘文◎编著

刘邦



线装书局

I247.53
79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衣天子——刘邦 / 邹弘文编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3. 12

ISBN 978-7-5120-1139-7

I. ①布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4530 号

布衣天子——刘邦

编 著: 邹弘文

责任编辑: 杜 语 孙嘉镇

排 版: 腾飞文化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0


印 张: 48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

定 价: 48.00 元



目录

Mu lu

- 第一章 送龙种真龙天子出世 / 1
- 第二章 反秦趁时借势入关 / 25
- 第三章 舞剑鸿门 受封汉王 / 111
- 第四章 楚汉相争 决战垓下 / 177
- 第五章 定基业土台称帝 / 253
- 第六章 征匈奴休养生息 / 273
- 第七章 剪除异己 将相同心 / 323
- 第八章 平内忧铲除诸王侯 / 411
- 第九章 沛宫上空大风歌 / 43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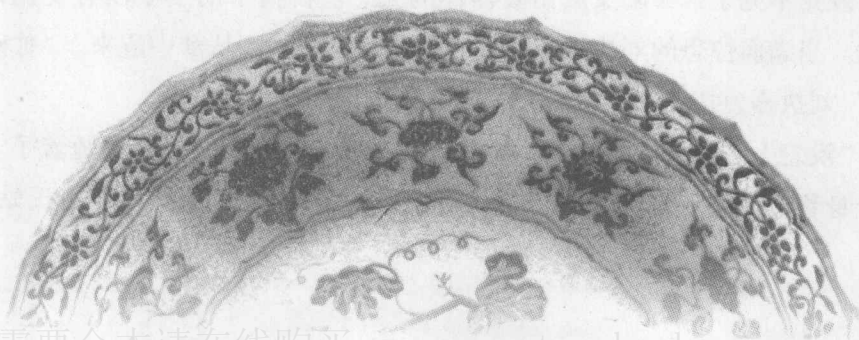
布衣天子

——刘邦



第一章

送龙种真龙天子出世





沛县中阳里农民刘执嘉娶同村女子王氏为妻，其后四年间，王氏接连生了两个儿子，刘执嘉读过一点书，可是种了几年地，全都忘记了。就按当地的习俗，给老大取名叫刘伯，老二叫刘仲。这年暮春的一天，王氏的娘家人捎信来，说她母亲生病了，叫女儿回去看看。第二天一早，王氏安顿好两个儿子，就回娘家了。这一去就待了好几天，回来那一天，天气更加暖和，人也容易困倦。走了七八里路，王氏感到十分劳累，脚像灌了铅一般沉重。

“得找个地方歇歇。”她一面想一面环顾四周。只见左边是一个大泽，泽边有一棵大柳树。树下干干净净，正是歇脚的好地方。王氏就坐了下来，不一会儿，迷迷糊糊打起盹来，恍惚见一道金色的亮光从空中落下，接着一个身披金色甲衣的神仙悄然向她走来，她有点害怕，却不知如何是好……

却说刘执嘉在家门口领着两个儿子玩耍，忽然看见天色变暗，不一会儿阴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时而还有电闪雷鸣。他心中好生奇怪，不知三月天怎么会有这样情形。还没来得及多加考虑，就想起妻子正在回家途中，连忙把两个孩子叫进屋里，拿起雨伞就急匆匆去迎接妻子。

距离大泽有半里光景，他就看见一棵柳树下坐着一个穿蓝衣的女人，看身架像是妻子。接下去的情形却让他呆住了——一团巨大的雨雾罩在妻子上方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暗。云雾中忽然出现一条赤色蛟龙。只见那蛟龙上下翻动，像是和另一条看不见的蛟龙纠缠在一起。过了一会儿，云收雨住，雾也渐渐散去，蛟龙不见了，太阳又放出暖洋洋的光芒。柳树下的妻子没有变化，仍然在酣睡。当满面惊恐的刘执嘉来到妻子面前时，妻子刚从梦中醒来。“你刚才怎么了？”刘执嘉急切地问。

“没怎么呀，我走路累了，就在这树下靠了一会儿，好像是睡着了。我梦见一个身着金甲的人来到了我眼前。咦，你怎么带伞来接我呢？”王氏站起身来，

拍拍身上的土，笑着问道。

“这……没什么，咱赶快回家吧，两个孩子没人看哩！”刘执嘉正要解释，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岔开了话题。

从这以后，王氏又有了身孕。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了。按理说，王氏也该习惯怀孕的感觉了，然而，细心的她总感觉这个孩子同前两个不一样。怀那两个时，头三个月难受得总是很厉害，常常呕吐，什么都不想吃，总是懒洋洋昏昏欲睡，没精打采的。这次不一样，从一开始她就食欲大增，见到饭菜就想吃，浑身都是劲儿。

从第三个月始，她的肚子就明显突出来了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就像快临盆的妇人一样笨拙了。中阳里村的老妇人很多，而且都很长寿。看到她的样子，几乎所有的老太婆都说她怀的是双胞胎。

天越来越冷了，王氏穿上所有的御寒衣服，人显得更笨了。到了第九个月，她一点都走不动了，只得躺在床上捱日子。

“这个孬种，一定是个逆子！”刘执嘉看着妻子走不能走、坐不能坐，止不住骂起她肚里的孩子，“还没生下来就这样折腾人，还能是个好东西？”他放下手中搓着的绳子，拍拍衣襟上的灰，坐在了妻子的床沿上。

“人家都说是双胞胎，你觉得如何？”他又说。

“我一直在琢磨着哩！”她拉了拉盖在身上的被子说，“我觉得是一个。他动的时候是一个地方，不像是两个孩子。”

“我也想过了。咱们刘家人丁不是太旺，咱爹说咱家多少代都是单传，到了我这一辈底下有了两个儿子了，这是老天保佑哩！如今哪能一下得个双胞胎？”刘执嘉搔搔头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“可是，我弄不明白你这肚子怎么会这么大，一个孩子哪有这么笨的？肯定是个不肖子！”

“他爹呀，你可别这么说呀，哪有天生就是不肖子的？再说，不管孩子咋样，都是咱的亲骨肉，咱都得一个样儿疼，你别另眼看他哟！”王氏抚摸着高高隆起的肚子，说得慢声细语的。

“不知咋的，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孩子。看把你折腾的！”刘执嘉叹了口气，又搓绳去了。

终于熬到了日子——这天是二月初八的早上，痛苦挣扎了几个时辰的王氏听到一阵婴儿响亮的哭声，一下子轻松下来，她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



“哟，瞧瞧，瞧瞧，是个小子，大黑个儿小子！”接生的李婆婆欢喜的喊声压倒了孩子的哭声。她一边说着，一边麻利地收拾脐带、打包儿。

“李婆婆，就一个小子吗？”坐在隔壁等候多时的刘执嘉忍不住问了一声。

“嗯，你媳妇肚子平了，看样子就这一个啦！瞧，这小子个子多大哟，一个顶俩，平日里我估计错了。”李婆婆此时已收拾完了，打开门，把婴儿递给刘执嘉。

红色的襁褓放在刘执嘉的手上，他双手平放着，仔细看这个孩子。只见他长长的个儿，黑里透红的脸儿，眉毛浓浓的，耳垂很厚，眼睛不大，却透着一种精明，刚出生的娃儿就左顾右看的。长方形的小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鼻子，又高又直。刘执嘉看着止不住皱起了眉头：“这孩子跟他两个哥哥不是一个样儿，人高马大的，没有老实相，不像一个听话的孩子。”

“哎呀！执嘉呀，五个指头还不一样儿齐呢，孩子哪能一个样儿？我看这小子是个武夫相。我老太婆接生一辈子，知道什么样的孩儿有什么样的出息。大凡老实孩子出息都不大。你看着吧，这小子长大比他两兄弟有出息。”李婆婆听了刘执嘉的话，唠唠叨叨地说着。

这边躺着的王氏一直没有言语，她太累了。况且刚才孩子出生时的一瞬间，她感到满屋里都是红光，心里感到奇怪，问李婆婆看到红光没有，只听李婆婆说没有看到什么光呀。她看了一会儿孩子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这天傍晚，李婆婆来到刘家。“刘家的！刘家的！”她脚没进门，人在院里就叫开了，“刘家的，你说巧不巧？今儿村东卢家媳妇也生了个小子，我才从他们家来。那孩子也可人爱，名字都起好了，叫什么卢绾。卢老爹乐得都合不拢嘴儿了。”

王氏正坐在床上喂孩子，忙招呼李婆婆坐下，“这太好了，卢家老爹盼孙子盼了多少年了，这下了了心愿啦！”她笑咪咪地道，“说不定这俩孩子能成好伙伴呢！”

刘执嘉递给李婆婆两只红鸡蛋，“看来也该给这三小子起个名字了，”他一边看着妻子一边说，“我已经想过了，就叫季儿吧。”

“刘季？好！好！这名字好记，也好听！”李婆婆那没牙的嘴含着一口鸡蛋，连忙称是。

晚上，王氏正给孩子换尿布，她忽然叫了起来：“他爹，他爹呀，你来看，

这孩子腿上长了这么多小黑痣！”

刘执嘉正在哄两个大儿子睡觉，听了此言连忙奔了过来，果然是许多小黑痣，在孩子的左大腿上，狭长一溜儿排着。他靠近灯火仔细一数，竟有七十二颗。

“早上李婆婆咋没看见呢？”王氏疑惑地问丈夫。

“她老眼昏花的，咋能看得清？又怕孩子冻着，收拾得快。她也没在意。”

“是七十二个吗？我再数数！”她把灯儿靠近些，仔细又数一遍，还是七十二个，不多不少。“他爹，这不会有什么不好吧？”看着丈夫，她眼睛里流露了不安。

“嗨，不会！只要身体结实，痣算什么？谁身上没有痣？多少而已。不要紧！”刘执嘉说得很果断，他知道妻子是个多心人。

王氏听了，舒了口气，慢慢地把孩子又包起来了。

时光如流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刘季长到六七岁了。他的下面又有了一个刚半岁的小弟弟，取名刘交。和兄弟们相比，刘季有许多令他父亲皱眉的地方。上面两个哥哥早已是父母的帮手了，放牛放羊、割草喂猪、拾柴禾捡豆子的，什么都能干，老实忠厚。尤其是老二，天生一副干农活的把式架子。大人干什么，他都用心看，用心学。他常问母亲说：“娘，村里人都说爹是个能人儿，耕种、耘灌、收打、扬储、修犁修耙收拾木匠活，没有他不会干的。我长大了，要超过爹，我要比爹干得还好！”每当这个时候，刘执嘉就会哈哈大笑：“好小子，有出息！将来准比爹过得富裕。”

和大哥二哥相比，刘季的个子高，长得结结实实。年龄比他的哥哥小好几岁，乍一看却和他们差不多高，身体也比他们壮实。可是，他就是不喜欢帮父母干活儿。七岁的孩子，村里闲玩的不多，可刘季一天到晚在外面疯玩，领着一帮比他小的娃仔跑得满天疯。分成两队打架玩，偷张家的桃子、摘黄家的李子、打王家的狗、撵李家的鹅，一天到晚闲不住。中阳里村提起刘季，没有不摇头叹气的。谁家的墙头突然出现个大洞，谁家的小猫掉了半截尾巴，谁家的烟囱堵住了，想到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刘家小三子。

隔三差五的，总有人来到刘执嘉院门口叫嚷：“刘季！小刘季！我家的狗是不是你打的？”“刘家小三子，我家小鸡雏儿少了两只，你拿了没有？”“我家小顺的头是你打破的吗？刘季你出来！”……

刘执嘉和王氏为刘季不知对众乡亲陪了多少不是和笑脸。有许多次刘执嘉





气不过要打他，还没拿家伙，他就早已飞出家门，跑得远远的了。“瞧你养的好儿子！净给我惹是生非，早晚非把我气死不可！”抓不住儿子，刘执嘉就会对妻子发火儿。

“你消消气儿，他爹。”这时候王氏总会递来一碗热水，笑眯眯地说，“一个孩子一个性儿。再说，人家都道是七岁八岁狗都嫌，长大了就好了！”

“长大了？谁知道他长大了能不能老实点？咱一家子都是老实人，怎么会出一个这样惹事的儿子！嗨……”刘执嘉蹲在那儿生闷气儿。

一晃又是六七年过去了，刘家的最小孩子——刘交七岁了。这孩子不知为什么，对读书识字感兴趣得很。邻家有一户人家家境好，请了私塾先生教儿子读书。

有一天刘交偶然经过人家门口，听到读书声竟走不动了。他倚在人家门口听着，一直到黄昏散学。回到家里，他竟然把下午听到的一段《尚书》完完全全背下来了，还能给爹娘讲明白每句话的意思。

“他爹，这小子看来是个读书的料子。”王氏把刘交搂进怀里，眼儿笑成了一条缝，“咱是不是也该让他念念书？”

“嘿嘿，这小子平时就文乎乎的，像个书生。说起来念书，咱家这几年也过得不错，地多了，粮多了，也有点钱。可是……”他看看妻子，有点犹豫，“专门请个先生可请不起，只能看看跟谁合请一个。一个先生花费可不小哩！吃、用、工钱。再说，他三个哥哥都没念书，不也挺好吗？庄稼人，能过好庄稼人的日子就行喽。”

“他爹，你别这么说。你还记得爹临死前的话吗？他老人家说就不相信咱祖祖辈辈就应该是平民命。想过得红火些，不读书咋行哩？”

几天后的一个黄昏，住在村东头的卢公摇着一把扇子，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刘家大门口。自从几年前两家同一天得了儿子，两家大人孩子关系就亲热了许多。有事没事儿，卢公就会来刘家院子拉呱儿，说说孩子，讲讲地里的收成，唠唠乡里乡亲的事情。卢家的女人也喜欢走来，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和王氏一起说笑，一起纳鞋底、缝衣服。刘执嘉两口子老实，不喜欢串门儿，可一见到卢家两口子就高兴。

“老刘在家吗？”刚进门卢公就大声嚷道，“听说你要请先生教儿子，有这事吗？”

刘执嘉正忙着修理家里的锄头什么的，一见卢公到来，马上放下活计迎上

去，递给卢公一只小凳子。“是卢兄呀，有这事。你问这做什么？”

“你看，季儿和绾儿都不小了，十几岁的半大小子，成天不务正业，只是在外面晃荡。除了野跑胡闹，啥事儿都不干。我看咱不如让他们和你家四小子一同上学，先生两家合伙请，咋样？”

“什么，你说那俩小子？卢兄，你家绾儿还老实点，我家的季儿那样子，你看是念书的人吗？成天屁股底下像着了火一样，哪能坐得住？叫他念书，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”刘执嘉脸上全是苦笑。

“嗨，刘兄，我家绾儿就是你家三小子的影儿，有你家三小子的地方就不会少了我家绾儿。两个猴小子谁比谁好些儿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娃儿大了虽然不好管，可也得想想法儿，不能由着他们去。请个厉害的先生管管他们，让他收收跑野了的心，按按他们的性子，兴许能上道儿。再者，念点书总比不识字强。这两小子，咱还能指望他们读书换官儿做吗？能认点字就行了。”

“什么？叫我念书？我不干！”第二天早上，当王氏把读书的事儿告诉刘季时，刘季当下就一口回绝了。

坐在一旁的刘执嘉一听就火了，站起来吼道：“这个不肖子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再给老子说一遍！”

刘季看爹发了火，嘟着嘴不敢吭气了。王氏连忙站到爷儿俩中间，“季儿，你不念书，不识字，又不学农活，将来怎么过日子？”

“我……我将来去闯天下去，到外面混事儿，还能没饭吃吗？”一看娘挡住了爹，刘季有了胆子，低声咕噜道，“读书管什么用？村里几个私塾先生穷成那样儿，我还能像他们那样儿吗？我只听人说古代尧帝、舜帝厉害，掌管天下，没听人说他们读了多少书。”

“好哇！你听听，你听听！他还那么多理儿呢？这小子无法无天了，你养的好儿子！”刘执嘉指着刘季，脸都气白了。

“季儿，娘说不出什么深理儿，可是娘知道贵人都读过书，不读书只能种种地。你都十几的人了，该听话了。”王氏叹了口气，一脸的无奈。

“别跟他说那么多！哪能由着他来？告诉你，小子，明天开始，你和交儿、绾儿一起念书去。你敢再说个不字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”说完，刘执嘉“啪”的一声把手里的木棒甩在墙角，把刘季吓了一跳。

一听说有卢绾一同念书，刘季心中不禁大喜过望，“管它呢，念书不念书再





说吧，有卢绾就能一起玩儿喽。”想到这儿，他变了调儿，顺从地道：“是，爹，我明天去。”

从此以后，刘季、卢绾、刘交三人开始了读书生活。教他们的是王老先生，一个十分严厉的老书生。刘交是读书的孩子，一天到晚苦读不倦，深得王先生的赏识，至于刘季和卢绾，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只不过十分之三四。上课时三人面对着王先生，他们不敢乱动。王先生手里总是握着三尺长两寸宽的一根竹板条，三人犯了禁就得挨打。一板下去，就是一道红痕迹。刘季和卢绾挨打的次数不计其数。

有一次，两人课后贪玩，王先生要背的十首诗只背会一首，王先生发了大火。这次没打他们手，而是打了他们的屁股，每人二十下，打得二人泪水直流。捱到下课，王先生走了，刘交回家了。二人抹抹眼泪，相对无语。忽然，刘季说：“小绾，你看看我的屁股打出血没有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脱下了裤子。

卢绾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血倒没有，左边屁股上像打出了一个‘王’字。三横条，一竖条正像一个‘王’。”

“真的，有这么巧？我看看你的屁股。”刘季一边说一边拉开了卢绾的裤子，“哎呀，小绾。你右屁股上有一个长方形红块块，像一块地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一样痛？”卢绾哭丧着脸道。

“这是一个征兆，我将来要做王，你要做侯有封地。”刘季一本正经地说。

刘季十八岁那年，王老先生病逝了。刘季和卢绾自由了，他们把书本典籍全都塞进了书箱，又开始了四处闲荡的生活。此时的刘季身高七尺八寸，相貌堂堂，方脸圆目，长脖颈高鼻梁，走起路来呼呼生风。卢绾身材颀长，清瘦硬朗，面貌白皙。二人形影不离，中阳里村的父老乡亲都说他们是异姓兄弟。两家老人虽然对这俩小子不满意，可是看到他们亲如手足，倒也欢喜。

此时，刘伯刘仲已成家立业，各自分开另过。老大和老二和他们分出去另过，责任全在刘季。他一个大小伙子成天肩不担担，手不提篮，家里家外啥事儿不管，作爹娘的看不惯，何况哥嫂呢？刘执嘉心里有数，知道日子久了会脸红，所以早早就让两个儿子分开过了。

刘季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喝酒的嗜好，带着卢绾在外面结交了许多酒肉朋友。他们都是两手空空、不务实事的游手好闲之徒。三五成群在村里游荡，今天在张家吃喝，明天在李家吃喝，后天又去了黄家。时间久了，谁家的父母都



受不了。父亲刘执嘉一气之下追着他在村里打，但他一点也没有悔改的意思。刘执嘉干脆不再让刘季回家，他余怒未消，看了刘季就来火儿。

刘季不怕，他轮流在大哥、二哥家蹭饭儿。这一年，中阳里村的刘季已是二十七岁的人了。可他还是一如既往，游手好闲，不愿意以种地为生，靠父母养活。

父母越来越老了，父亲还是常常骂他：“这个不肖子呀！以后该如何是好呢！”骂还骂，但火气小了。他知道他的三儿子就那样儿了，改不了了。现在他们老两口还能干得动地里活，还能勉强糊住嘴，可是儿子大了，他们总有老死的时候。到那时，这个三儿子怎么过日子呢！

这一年，天下一统，秦王成为天下皇帝的大事当然也传到了丰邑。刘季感到自己也该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了，他找来了几个小兄弟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如今这天下换了国君了，咱们的命运开始掌握在另一位龙子手里，我们哥儿几个也该找点事情干了。今天，兄弟叫你们几个来，是想叫你们自己各人为自己拿个主意，也替我想个办法。”

说到这儿，刘季声音放低了一些：“你们也是知道的，我家老爷子天天不给我好脸儿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没办法再面对他老人家了。”他看了看众人，一脸的无可奈何。

常在一起玩的弟兄们这个说你去贩丝，那个说你去给人家当保镖，最后一个叫茅鸿的说：“自古以来，读书人费尽心思，寒窗苦读，到头来不就是想得个一官半职吗？做生意的人挣了钱以后，他们最想的就是能谋个一官半职，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至于说种田的，做个小手艺的，最羡慕的还是当官的。数数能在历史上留名的有几个不是有官位的？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有了官职就什么都有了。再说，当了官以后，人人都对你点头哈腰，你心里也舒服。这人活一世，图落个什么？不就是个称心快意吗？我琢磨许久了，季哥天生就是一个为吏的料子。他讲义气，脑子活，待人宽厚，和谁都能处得来。官府里就需要这样的人，上上下下都能活络相处。我敢说，他要去做吏，很快就能升上去。等他上去了，能不拉咱兄弟一把吗？”

“说的是！”众人纷纷赞同。

刘季早已是笑容满面了，他不时地点头。他站了起来：“今天茅鸿的话算是说到我心里去了。说真的，我就老琢磨着有最适合我干的事儿，可老是没找对谱儿，今儿是受了点拨了。弟兄们，从明儿开始，我就去学习为吏之道。若是我以后发



达了，弟兄们是肯定忘不了！好啦，走吧，今儿我请客，上小酒店去！”

春去秋来，时光荏苒。不知不觉之中，又是三四年过去了。刘季一边学习为吏之道，一边常去县中走动，有意识地通过各种关系认识县衙中的人。他明白，像自己这样出身于布衣、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，没有人推荐是很难走入官场的。

渐渐地，他认识了几个县吏，萧何就是其中一个。这萧何是丰邑人，自幼饱读诗书。他出身于一个中等地主之家，对下层人的生活十分了解，为人处世精明而又公正。在沛县衙中，他做吏掾。一般做这个官职的人，大多奸诈狡猾，喜欢利用手中职权榨取百姓钱财。但是，萧何以他的公正赢得了沛县人的一致称赞。萧何不仅对法典书籍情有独钟，还酷爱历史，熟悉阴阳之学。

刘季认识他纯粹是一次巧合。有一天，天很热，他和县衙的几个小吏在黄昏时分来到了城外的一段偏僻护城河边。这里杂草丛生，少有人来，上有参天大树，下有清澈的河水，是夏天洗澡纳凉的好地方。虽是傍晚了，天还是燥热得叫人受不了。空中一丝风都没有，蝉儿在树上使劲嘶叫，叫人心里烦躁。萧何此时恨不能一下子跳进河中去，让河水洗去一肚子的烦闷。但是，等他们到的时候，发现河里已来三四个人了。

他和同来的人急急脱了衣服，约摸半个时辰后，萧何才同几个伴儿上到岸上。那几个人还没走，只穿着短裤在树下纳凉说话儿，歪歪斜斜躺在草地上，十分惬意的样子。他们几个似乎也受到了感染，也都只穿了短裤朝地上一躺。近旁是紧挨的几棵大树，树枝遮天蔽日。地上带着湿气，潮润润的，舒服极了。萧何长长舒了一口气。这几天正忙一件案子，他累坏了，能在这偏僻的地方躺下来，随心所欲地闲谈，把官场的一切礼仪扔到一边去，不能不说是一种享受。

旁边的几个人正闲扯得起劲，一个个眉飞色舞的，似乎说的是中阳里村一个酒馆里的趣事。恰在这时，夕阳的光芒正斜照在那几个躺着的人身上。当萧何转过头的一刹那，他最先看到的是一个人左腿上几排黑痣，他暗吃了一惊：“此人腿上怎么会有这么多黑痣，而且呈一字排开状？”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，又去看那人的腿，想看清那黑痣的排列形状，更想知道那黑痣的数目，因为他心中知道一个神奇古老的秘密传说。“我得想办法看清那痣！”他想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站起身来，向那几个躺着说话的人走去。萧何定睛看那人，只见他方脸长颈，鼻正口丰，紫红色面容，留着一副潇洒的胡须，虽是乡间之人，却透着一股不凡之气。“好一副帝王之相！”萧何看罢，心中不由赞叹。他



听人说过，当今皇帝秦始皇，乃是蜂鼻长目，咄咄逼人。面前之人，口丰鼻正，龟背长腿，身高八尺，更有一番帝王之相。

“在下是萧吏掾，萧何！请问老兄尊姓大名？”萧何先说话了。

“在下是刘季，中阳里村人氏，布衣小民一个！”刘季眉开眼笑，拱手相敬，非常恭顺。

两个人聊了一会儿，熟悉了，萧何说想细看他腿上的黑痣刘季就伸腿让萧何看。这一看非同小可，萧何心中又一大惊，原来，这刘季左大腿上的黑痣呈八行排列，每行不多不少，正好九个。

“难道这刘季乃是赤帝之后吗？”萧何心里反复嘀咕，惊异不已。原来，熟读百家之书的萧何知道这么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：在上古时期，五位主持天地事物的帝王中，赤帝的脸上就有七十二个黑痣。刘季的腿上也恰有黑痣，他是否是赤帝之后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将来推翻秦始皇的一定是他！

萧何神思飞到了体外，心思早已不在对话中，那边的刘季看他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，不知何故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和几个小弟兄穿好衣服，准备离开了。临行前，两个人互相告别，从此就成了熟悉的朋友。

九个月后，当秋色刚刚染上大地的时候，一个机会到来了。秦始皇下令设立郡县制之后，县里设立了亭乡制。

所谓亭乡制，就是十里为一亭，十亭为一乡。每亭设亭长，每乡设里正。亭长的职责是掌管一亭的治安，管理来往旅客，处理民事纠纷。全县的亭中，还有一个泗水亭缺亭长。萧何一听到这个消息。马上奏请县令推荐了刘季。刘季得了个亭长之职，自然喜不胜喜。做了亭长和县里的官吏联络更多了。县里的人来到泗水亭，他总要想尽办法好菜好酒招待，一来二去，县里的一般官吏很快都和刘季熟了。他们都喜欢他，大方、热情、周到，讲义气、敢作敢为。除了萧何，刘季又交了两个知己朋友，一个是曹参，一个是夏侯婴。

由于刘季的精明能干，他渐渐在沛县有了点小名声。且不说派差、收税这些小事遇到了麻烦，找到刘季就能人到事成，就是县中往郡里送个文书等事，也常叫刘季去。他识眼色，又没有家小拖累，办起事情少牵挂又少麻烦，利利索索。

一天晚上萧何急匆匆找到刘季，让他到京城去走一趟。原来县衙里有人犯了法惊动了郡里不说，连京都都知道了。现在案子处理好了，郡里让把文书直接送到京城。县令大人考虑让狱吏们送不合适，这犯法的就是个狱卒头儿。萧



何就向县令大人推荐了刘季。第二天刘季和萧何拱手而别，心中禁不住喜滋滋的。三十一年了，他一直生活在乡野之中，没到过京城，今日有此良机，怎么让他不欢喜？

日行夜宿，不知不觉之间刘季进入了咸阳城。他直奔交文书的衙门，办完差事才舒了一口气。慢慢地走在咸阳大街上，他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只见街道宽阔平展，到处铺着砖头石头，盖住飞扬的尘土。两边是高高低低的各种店面、房舍、官府。有的秀丽典雅，有的富丽堂皇，有的高大雄伟，有的气派恢弘。街市上珠玑摊儿一家挨一家，锦罗店儿也是一个连一个。

忽然，一队车马急速奔来，他们一边向前涌动，一边高叫：“皇帝巡行都市了！皇帝巡行都市了！”两边行人被赶得连忙后退，收摊的收摊，躲避的躲避，人人满脸诚惶诚恐。一阵骚动之后。街道中心空出来了，所有的人都站在两边伸头凝望。

刘季个儿大，站在两个小伙子身后，随着人们的目光望去。渐渐地，车轮之声咕噜噜地近了。最前面是浩荡的旗队。只见一杆杆黑色的缎子大旗上绣着彩色辉煌的龙与凤，一阵春风吹来，旗帜一片响声。旗队之后，是几十名勇士组成的护卫队，他们个个英武无比，手中执着各种各样的武器，走起路来昂首挺胸，好不威风。皇帝的车辇豪华无比，五匹高头大白马缓缓向前走动，脖子上的铜铃悦耳动听。

“皇帝陛下！皇帝陛下！”人群一见皇帝的车辇，一下子全都跪了下去，叩头不止，山呼不断，没人敢抬头，只有黑压压一片后脑勺。

刘季也随人们跪下，但没有紧紧地把头贴在地上，而是微微抬头，从缝隙间看着皇帝的车队。金碧辉煌的车辇后面，紧跟着的是几十个穿红着绿的宫女。她们个个姿态优美，恭顺温柔，手里拿着各种物品，看来是准备随时随地侍候皇帝的。

人群中渐渐有了声音，赞叹声不绝于耳：“这是皇帝，天下唯一的皇帝啊！”

“真是天子风姿！这气派，我老翁活了六十岁，还是头一回看见。”

“诸侯各国君主我见的多了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威风凛凛的，真是自古以来的圣君呀！”

听着阵阵纷杂的赞叹，刘季忍不住也感叹了一声：“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”

众人都回头惊异地看着他，刘季却盯着始皇帝的车辇，目不转睛地看着，

旁若无人一般。

回到村里以后，刘季常常想起京城所见的一切。虽然他还是一个小小的亭长，但是，他给自己的未来似乎找到了尚不清晰的目标。

就在刘季从咸阳回来的时候，沛县县令家来了一位贵客，此人姓吕，县令呼其为吕公。

从县令对吕公的恭顺态度来看，此人来历不凡，似和县令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。原来，这吕公曾是县令的恩人，至此地是为躲避仇家的。

县令来了朋友，手下的人都想去庆贺一下，以示尊敬。萧何约刘季去吕公那里，可是刘季只随身带了一百多钱，这一百多钱哪能送得出手呢？他在这城中，除了县衙中的几个人，又没有认识的人，到哪里去借钱呢？无论如何，他是没法儿向萧何、夏侯婴他们开口的。他在大街上漫无边际地走着，忽然，他心生一念：“我先让账房先生记上账，等明天再送来，私下同账房先生说，有何不可？”心下已定，他甩开大步向前走，打听吕公的住处。

在县城的一条较偏僻的街上，刘季终于寻到了吕公府院。门前已停满了车马，门上挂着彩灯。看来县里该来的人都来了。院子呈长方形，向里有三幢房子，房屋皆高大雄伟，装饰着飞檐和彩色的琉璃瓦。两边是厢房，各有八间之多。厢房前边，左边是抄手游廊，右边是一处假山。假山上有清水流下，水池中有各色水鸟，煞是好看。与假山对应，有一个八角形亭子，秀丽无比。

“这一定是哪个书香之家的房宅。”刘季思忖着向里走，找到账房先生，想给账房先生说一说。谁知这一凑近倒吓了他一跳，只见那贺礼单上皆是一千以上的重礼。有的是三千钱，有的是五千钱，有的是八千钱。除了钱之外，也有送银香炉一只的，也有送玉砚一方的，也有送宝马一匹的，如此不等。

“贺礼如此之重，这吕公看来对众人都有用处。如今的人精明得很，没有用的人谁肯来送礼？”这样想着，忽听那边有人高声宣布：“各位贵客，凡贺礼不满一千者，请厅下坐！”

刘季觉得这声音很熟。他循声望去，原来是萧何！话音一落，只见一些人起身向厅下移去，看他们的装束，大概都是县中小吏一类的人。“我岂能与他们为伍？凡事得讲个气派，我不能在这个场合丢了面子！”他转过身抓起账房先生手边的笔，在贺单上写下一行字：“贺礼万钱。刘季。”

账房先生立即对他瞪直了眼睛，随即喊道：“此有刘季公贺礼万钱！”

